

夏衍选集

上



I217/42

夏 衍 选 集

下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 九 八 〇 年 • 北 京

封面设计：张守义

夏衍选集（共两册）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朝内大街166号）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 554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25\frac{5}{8}$ 插页 6

1959年9月北京第1版

1980年9月北京第2版

1980年9月北京第2次印刷

印数：10,001—35,000

书号 10019·1275

定价 2.35 元



作 者 像（一九七九年）

由心裏想出來的事體呢，有，是不是有，心裏
 必須讓心知道的事體。也有。譬如錯，就是亂，忽
 忽了，必須讓心知道的事，就是「跳」。跳，就是去，他不
 清楚，脈絡不分，才指東，又指西，這件事未講完，
 又講一件事，把心弄得亂，在亂中，不明白
 這是什麼一回事，跳，就是「跳」，一件本來
 應該連成一氣的事，中，（紫衣）向心裏跳了，或者推
 進了一些，由此無着，這也跳是在心的思想上，
 出了些，陷坑，或者下了障礙。（跳）思修不清，
 混亂，不連貫，不集中，那心裏無定向，心就不
 會對心的發展與利用，心也就亂了。

作者手迹



一九六一年在北京

目 次

秋瑾传	1
上海屋檐下	63
心防	139
法西斯细菌	225
复活	333
考验	427
祝福	513
林家铺子	555
革命家庭	613
烈火中永生	677
包身工	785
“包身工”余话	803
后记	815

考 验

20100126

……特别是由于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，党内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，他们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，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，夸大个人的作用，强调个人的威信，自以为天下第一，只能听人奉承赞扬，不能受人批评监督，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，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。

——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的公报

人 物

丁 纬——新华电机制造厂厂长。

郑裕青——丁纬的妻子。

丁 淞——丁纬的女儿。

杨仲安——新华电机制造厂副厂长。

薛为德——车间主任。

徐达民——车间副主任。

钱沛之——总工程师。

俞嘉华——女秘书。

王 蕙——杨仲安的妻子。

方 克——工厂党委书记。

马小宝——生产小组长。

何复清——车间副主任。

朱 帆——职员。

公务员。

时 间

一九五三年。

地 点

某一个工业城市。

第 一 幕

〔一九五三年，早春三月，一个星期日的傍晚。

〔丁纬的宿舍。两间一组的公寓式房子。舞台是作为会客室兼书房的一大间，正中后面，是一排窗子，窗前面是写字台。一张旧式沙发，右边是书架、茶几等简单的陈设。左边靠墙是一张小书桌，这是丁纬的女儿丁淞读书温课的地方。前方是小圆桌、椅子等等。

〔幕启时舞台虚空，夕阳透过窗帷，斜射在书桌上。

〔丁淞的清脆的歌声、脚步声。

火车在飞奔，
车轮在歌唱，
装载着木材和食粮，
运来了地下的矿藏。

〔她拿着一束盛开的桃花进来，继续唱：

多装快跑，快跑多装，
把原料送到工厂，
把机器带给农庄。

〔把桃花插在花瓶里，丁纬跟着进来，把夹在臂上的上衣放在椅背上。

〔丁淞十五岁，白衬衫上罩着一件淡绿色毛线衣，藏青

色的裙子，两条短辫子，健康爽朗。

〔丁纬四十开外，中等身材，浓眉大眼，新理过发，但是两颊的须根已现青色。〕

〔丁淞歌声：〕

烟囱象森林，
钢水在沸腾，
新记录不断地出现，
找窍门要开动脑筋。……

丁 纬 （坐下来，抽了一支烟，打断她）妈妈呢？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。

丁 淞 陪小弟回托儿所去了。（从带回来的小网袋中，取出用玻璃瓶子装着的昆虫，和搜集来的植物标本）

〔年轻的公务员推门进来，拿来一张字条，丁淞就近接过来。〕

公务员 刚才李部长来过，留下一个条子。（下）

〔丁淞抢着把一个摺成 L 字型的纸条接过来，打开。〕

丁 淞 我念给你听，这又不是密件。（推他坐下，靠在旁边念）
“丁纬同志：顺道来看你，你们全家都去逛公园了。礼拜天，难得的好天气。我来是为了告诉你一件事，你的请求，批准了，同意你去搞工厂。市委的正式通知已经发出。要是干训班结束得快，希望你下礼拜内就来报到。”

〔丁纬抢过来看，显有兴奋之色。〕

丁 纬 （自语似地）搞工厂。

丁 淞 你搞工厂？

丁 纬 （望着她，想了一下）笑什么？笑我搞不来？

〔丁淞回到自己的桌子面前，去整理她的标本去了。〕

丁 伟 （自语）好快，批准啦。

丁 淞 （对父亲抱怨似的）我叫你用网套，你偏要用手，瞧，这么大的一个花蝴蝶，都让你把翅膀给弄碎了。

丁 伟 你用网子套，跑得满头大汗，一个也捉不到，我用手，一下就捉到了。（望着她）一样的蝴蝶，要这么多干吗？

丁 淞 一样？才不一样呐。这是粉蝶，后面的翅膀是圆的；这个的后翅膀有两条拖脚，叫凤蝶。（撒娇似地反问）一样？

丁 伟 哦，还有这么些道理？

丁 淞 道理多得很呐。

〔丁伟见她一心不乱地整理标本，回身坐到自己写字台前面，取出一本书来看。〕

〔一分钟。丁淞大约觉得饿了，跑到后面去，取了一叠饼干出来，递几块给她爸爸。〕

丁 伟 才捉过虫子的手，不卫生。

〔丁淞憨笑，用小手巾揩手。〕

丁 伟 淞淞。

丁 淞 唔。

丁 伟 把你的代数练习本儿，给我看一看。

丁 淞 （笑）哈，习题做不出，对吗？

丁 伟 谁说，十二个习题，昨天晚上全做了。

丁 淞 那，要我的练习本儿干什么？

丁 伟 对一下嘛。

丁 淞 骗我，二次方程式，顶容易，只要把求出来的 X 数目字代进去，对就对，不对就不对。（顽皮地）我知道，X 求不出来，对吗？好，你再试试，晚上教你。

丁 纬 （苦笑）你真坏。

丁 淞 （想起了似的）爸，你学数学干吗呀，妈在笑你，她说，“八十岁学吹打，老来忙。”

丁 纬 这，你就知道了，数学，是学任何一门科学的钥匙。你也得好好的学，不管你自己想当一个生物学家也好，或者你妈妈想你当一个歌唱家也好，数学是一切科学技术的顶重要的助手，它帮你整理知识，整理思想。懂吗？小时候不打好基础……

丁 淞 可是，（撒娇地撅起了嘴）我学不好，这次考试……

丁 纬 （逗她）不及格，是不是？

丁 淞 谁说，我，四分。

丁 纬 下次得拿五分，用功一点。

丁 淞 好。要是……

〔楼下有人高声谈话。

丁 纬 妈回来了。

丁 淞 跟谁在讲话？（开门出去）

〔郑裕青陪着杨仲安上来。郑裕青，三十开外，中等身材，有点胖。穿灰色干部服。杨仲安四十不到，胆汁质型，正在开始发胖，容易激动，习惯于用高嗓子讲话。

郑裕青 （推门进来）老丁，你猜是谁来了。

丁 纬 （完全出乎意外，眼睛一亮，迎上去，紧紧地握手）啊，老杨！

杨仲安 （热情地两手抓住丁纬的肩膀，看了又看）你简直没有变，可是……

丁 纬 你胖了。

杨仲安 一百四十五磅，正好。你一点也没有变，老样子，可是，

裕青同志，你发福了。（对丁纬）刚才在门口碰上，要不是她先招呼我，我就不敢……

郑裕青 老了，这么多年……

丁 纬 别说她胖。最近看了几次话剧，她还打算归队，去演戏咧。

郑裕青 听他瞎说，（对丁淞）叫杨伯伯，怎么，不认识了？

杨仲安 淞淞？（抚着她的头）啊，日子真快，已经是小姑娘了，记不记得？我抱过你……哈哈……

〔丁淞有点怕羞，一时记不起来。〕

杨仲安 （脱熟地拉一把椅子坐下）你们一直在这儿？

丁 纬 不，南下的时候到过一下，待了一个月，后来在革大工作，整整两年半。去年才调过来，还是搞教育，在干部训练班。

杨仲安 真是“隔行如隔山”，同在一个地方，一直没有见面。

丁 纬 你，南下之后就在……

杨仲安 对，接管之后在厂里当军代表，后来是副厂长。

丁 纬 （高兴）怎么，你也在搞工厂？

杨仲安 不象吗？

丁 纬 象，象得很，老朋友又在一块了，真好。

郑裕青 你们谈谈，我去泡茶。（下）

杨仲安 知道你在这儿，昨天就想来，凑巧今天是礼拜。老丁，你哪一天到差？

丁 纬 什么？

杨仲安 你不知道？装傻。

丁 纬 不，不，你说的是……

杨仲安 任命已经下了，你来当咱们厂的厂长，咱们又在一起。

(由衷地高兴)你来了，我就放心了。

丁 纬 什么，这是真话？

〔郑裕青上，斟了茶。〕

杨仲安 我不象你，不爱开玩笑。(向郑裕青)他，爱开玩笑的脾气，还没有改？

郑裕青 老了，脾气难改啦。(笑)三反的时候，还有人提了他的意见，说在干部学校工作，态度不庄重、不严肃。在家里，跟小孩也开玩笑，装怪样子。(边说边下)

杨仲安 这不坏啊，革命的乐天派。

丁 纬 老杨，言归正传，你说的厂……

杨仲安 新华电机制造厂，造发电机、马达、变压器……

丁 纬 哦，生产情况怎么样？

杨仲安 你放心，有我。上个月就听说市委要派一个厂长来，心里嘀咕了好久。你知道我这个人的脾气，怕不了解，合不来。昨天接到通知，原来是你！哈，好极了，老战友，老同志，再好没有，厂里的事，你放心，我摸了三年，差不离了，已经有了底儿。

丁 纬 跟你在一起，当然再好没有，可是，我什么也不知道，没有精神准备，你说说，让我知道一点……

杨仲安 急什么，过一两天，我把详细情形向你报告，再叫各部门负责人来向你汇报。

丁 纬 不，现在就随便谈谈，你知道我的急性子。

杨仲安 对，不弄清楚，晚上睡不着，是不是？从哪儿谈起呐。

丁 纬 (从桌上找出刚才李部长留下的字条给他看)你瞧，就你来的前五分钟，我才知道这个决定。正式通知还没有收到，也许送到学校去了，李部长的条子上只有三

个字，搞工厂。（停一下）搞工厂，连什么厂也不知道，你说的那个厂，规模多大？

杨仲安 说大嘛，当然比不上五年计划的新建厂，说小嘛，可也有一千多工人。不过，这是一个重点厂，市委直接来抓。

丁 纬 生产情况……

杨仲安 现在可好啦。接管下来的是一个烂厂，一塌糊涂，好容易，搞了几次大运动，三反、民主改革、生产改革，这才变了样。老丁，你看看，这三年，我的头发白了多少？

丁 纬 真不易！老杨，你从哪儿学会了这一套！（亲热地在杨仲安肩上重重地一拍）

杨仲安 （得意地笑）承老同志夸几句，白了头发，也甘心了。你知道，人家可不这样看，现在办事不容易，上面要检查，下面有意见，好了还要好，完成了生产任务，还要要求什么按节奏生产。工厂，可不比部队，凡事都得民主。凭良心，我这个人，不算不民主吧，可是这次党代表会议，意见就提了一大堆。老丁，你下去，得有个精神准备。（纵声大笑起来）

丁 纬 批评，提意见，这哪儿都一样，应该有……

〔郑裕青端了一盘饼干出来，又斟了茶。〕

郑裕青 什么东西也没有，吃一点吧。仲安同志，小王怎么样，身体好吗？

杨仲安 小王？噢，现在可不是小王了，老了，五个孩子的妈妈……

丁 纬 五个孩子？

杨仲安 三男两女，到这儿三年，添了四个。